



翻阅 美丽与忧伤

一个村庄的沧桑传奇

喻晓 著

线装书局

翻阅美丽与忧伤

一个村庄的沧桑传奇

喻 晓 / 著

线装书局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翻阅美丽与忧伤：一个村庄的沧桑传奇 / 喻晓著.
-- 北京：线装书局, 2013.12
ISBN 978-7-5120-1188-5

I. ①翻… II. ①喻… III. ①散文集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304617号

翻阅美丽与忧伤：一个村庄的沧桑传奇

作 者：喻 晓

责任编辑：李 琳

装帧设计：祥昀时代

出版发行：线装书局

地 址：北京市西城区鼓楼西大街41号（100009）

电 话：010-64045283 64041012

网 址：www.xzhbc.com

经 销：新华书店

印 制：北京华正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：880mm × 1240mm 1/32

印 张：10.75

字 数：180千字

版 次：2013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印 数：0001—2000册

定 价：28.00元

前言

千古苍茫青史梦，一年迢递故乡心。怀旧，思乡，人类永恒的情愫，永远的话题。

我很早就想写一本关于故乡的书，一本关于人与土地、家园、亲情的书。

人生中，每一个人最熟悉的地方莫过于故乡。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故乡度过的。尽管我有五十年的时光客居北京，但令我最难以忘怀的，还是童年和少年时代。那款款的风，飘飘的雪，纷纷的雨，淡淡的花香，盈盈的露珠，幽幽的萤火，熠熠的星光，轻轻的晨雾，袅袅的炊烟，喔喔的鸡啼，嚶嚶的蜂鸣，弯弯的山路，青青的竹林，故乡风物，千丝万缕，总是如影随形，挥之不去，就是燕子、喜鹊、斑鸠、老鹰，也常来梦里筑巢。

此书初稿成于2007年年底。以后陆续有过一些小的修改。

书中有我自己亲历的见闻，也有许多章节的内容是母亲告诉我的。其中年代较远的一些故事，是母亲的母亲告诉她的。在文化还不发达的年代，人们常常用舌尖传续乡村的历史。母亲没有念过书，但记忆力奇好，几十年前的事情，她能一五一十地娓娓道来，讲得绘声绘色，极具感染力。我一直认为，她是我们村子一本活辞典，假如她有条件接受文化教育的话，也许会成为不错的作家。村子里的事，没有

她不知道的。她的脑子里装着一个个人物，数不清的故事，装着一个村子的风雨历程、沧桑传奇。我喜欢听母亲“摆古”，她充满深情的述说里，有村子的心跳、呼吸和脉动，使那些简陋的门窗、古老的砖瓦，都美丽起来，鲜活起来。

2006年11月18日午夜1时5分，八十四岁高龄的母亲走完了人生最后的旅程。我看到听到了她生命的最后一缕气息。她慈容安详，再也不能给我讲故事了。

今天，正好是母亲去世七周年的日子。

我把一个村庄的故事辑录成书，最先想到的就是要献给我亲爱的母亲。

我的记录，是感恩，对母亲，对村庄，对养育过我的土地。我想通过我的记录，留住一个村庄的记忆。这是一次文化的寻根，精神的返乡。村庄所包含的人文精神，永远难以磨灭的文化印记，先人们曾经的生存状况，应该被后人记住。不管是灰烬，还是废墟，我们都不应该忘记，那里曾是许多灵魂的居所，演出过无数的祸福悲欢、爱恨情仇。也许，灰烬和废墟下面，埋藏着生命的基因，思想的火种，美丽的梦想。回望岁月，不能不为远去的背影感叹。我们有传递基因、火种和梦想的责任。

每次回家，我看到已经废弃的老屋，颓败的旧园，总是不由自主地在周边转悠、寻找。我自问：我寻找什么呢？我丢失了什么呢？恍惚间，我似乎想找回一些人生宝贵的东西，譬如：苦难中的坚忍，清贫中的高洁，风雪中的信念，迷茫中的向往，困顿中的亲情。我不想让都市的风，吹折了心湖中那枝圣洁的莲花；我不想让污浊的铜锈，坏了少时的童贞；我不想让思想的荫翳，遮蔽了心灵那盏明亮的烛光。我真想留住茅屋柴门前的欢笑，代替高楼华庭里的孤独；真想让竹林里的清风，吹散马路上的喧嚣；真想撒下怀旧的网，打捞

未曾污染的露珠和湖底晶莹的星星。田埂，河岸，泥泞，石头，我希望用粗粝和坚硬，重新装修我虽已老练成熟、却残缺破损的心窗。我寻找纯朴，寻找青春，寻找已经罕见、甚至不复存在的童年时代弥漫于乡村的那些人生况味。

几十年来，作为一个根在农村的人，曾经为离开乡村，进入城市，努力着，奋斗着，一直为已经扎根北京这样的大城市而庆幸，而荣耀。哪知时移世易，造化弄人。当雾霾笼罩京城，污染的空气令人窒息，人们纷纷议论逃离城市的时候；当过去农民拿来喂猪的薯叶和野菜，被人们端上餐桌、受到青睐和赞美的时候；当城里人四处寻觅，欲购买农家小院而不可得的时候，我反观过去，很是困惑：难道曾经的努力和奋斗，真的是一个错误？人会老去，人生浮华终究会归于平静与虚无，功名利禄终究会随风而去，我真想寻找一处山水田园，作为自己的归宿和乐土。

有时回乡，会偶然遇到儿时的发小，小学或中学的同学，尽管多年没有见面，有的睽违已长达半个多世纪，白发相对，泪眼相对，兴奋地握手相拥，放肆地仰脖长笑，不问身份，无论贫富，互相直呼着久远的乳名和绰号，其亲热难以言表，没有功利，一如年少时的单纯。我们的思绪穿越往事，彼此都贪恋地享受那份回忆的欢悦和温暖。这种场面，在同楼不相往来的城市里，是一道很难见到的风景。

书中所涉人物，都是普通百姓，大多数都是和我多少有过一些交往的乡亲。他们不同的行为，不同的性格，不同的命运，编织了一幅人生世相图。这些人物，在别的村子里也能找到，你读了后，或一愣：此人似曾相识啊！是的，这些凡人，随处可见。他们的悲欢，离不开大的时代；他们身上表现出来的人性的弱点，是历史积淀的结果。即使是做过错事、蠢事，甚至恶事，伤害过别人的人，有的是出于愚昧，有的是出于盲

从。我之所以也把他们写出来，是为了忠实于生活的本来面目，给世人一面镜子，以便吸取教训，而不是为了追究他们的责任。生活本身已经给予了他们惩戒，因此对他们也应该予以宽宥。

祖屋，老房子，是我生命的源头；山野竹林，田园阡陌，是我灵魂的土壤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生命的源头和土壤，那里的人和事让你魂牵梦绕。无数的源头细流，汇成了大江大河，汇成了泱泱中华。一个村庄的面貌、变迁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是一方土地面貌、变迁的缩影。那里发生的故事，现在听来，有的很苦，有的很酸，有的很痛，有的甚至很荒诞，但都确确实实、真真切切地发生过，是整个村庄长长的生存历史的一部分。这些故事，都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印迹，能读出历史的风雨。

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，书中个别人隐去了真名。

常回家看看，不只是因为道义和亲情，也是完善自身的需要。家，包括你的至爱亲人，也包括你呱呱坠地的老房子，熟悉的山川田野，和长满青苔的黄墙玄瓦。对故乡往日美丽与忧伤的反复翻阅，回望过去，就能珍视今天，洞察未来，就能清醒头脑，不忘本真，强健生命的根系，使你，一个光脚板走出村庄的穷孩子，昂然立于天地之间。

春溪村，一个镌刻在脑海里、流动在血液里的名字，一个属于春天的名字。在长着绿禾、开满鲜花的原野，一条叮叮咚咚、有着诗歌般节奏的清流，也许有一天会流到你的面前，让你怦然心动，——那么，亲爱的朋友，我这本用春溪村泥土装帧的薄薄的书，就权作故乡递给你的一张名片吧！

2013年11月18日于北京望春斋

目 录

说 湾.....	1
涓涓春水.....	7
儿时记忆.....	11
牧童旧梦.....	17
上学记.....	21
地坪风景.....	27
沉 潭.....	31
红军婆.....	37
械 斗.....	43
织女怨.....	50
活人道场.....	55
难忘的一九四九年.....	60
骑白马的人.....	67
土地的魅力.....	73
土地的代价.....	77
树的咏叹.....	83

虎 殇.....	88
痴情女子.....	92
文学启蒙.....	98
我的吃肉史.....	104
周济老师.....	109
饥谨岁月.....	116
一瓶茅台酒.....	121
黄氏兄弟.....	126
“草绳司令”	131
“哑” 人.....	137
孤独的“大师”	145
两个“和尚”	152
背冤单.....	157
五癩子.....	161
六 爷.....	166
打“鸟”	172
家 法.....	181
溜 子.....	186
乃生进城.....	195

台湾来客.....	201
井台辩论.....	207
诗歌少年.....	212
溺水者.....	216
母亲的故事.....	220
哭 母.....	229
解读父亲.....	232
为父亲洗脚.....	237
咀嚼苦难.....	242
舅舅的子嗣问题.....	247
田 埂.....	257
瓜 棚.....	260
竹 林.....	265
拱 桥.....	268
碓.....	271
龙骨水车.....	274
最后的灶屋.....	277
小河趣事.....	282
油菜花.....	285

采药记.....	289
一株野百合.....	292
废 庙.....	297
渔 火.....	303
萤 灯.....	306
鸟之声.....	311
乡路沧桑.....	315
秋天的重量.....	320
群鸡晚归图.....	324
搬迁潮.....	330

说 湾

乡人聚居的地方，北方人叫村，叫庄，东北人叫屯，西南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叫寨子，可我们湘中那儿叫湾，比如竹山湾、梨子湾、塘边湾。这是地盘较为开阔一些的地方是这么个叫的，那些三面环山、地垄狭长，更为偏僻的地方就不叫湾，而是叫冲，比如木冲、井冲、山边冲。湾名或冲名的来历，大都与地形地物、聚居的姓氏或物产有关。

我老家叫春溪湾。

我喜欢湾这种称呼。这使我想起海边的港湾。一条条屋脊，就像一条条船一样，相拥在一起，躲避了风浪，有了一种温暖、平静和安全的感觉。进了湾，人生之船就进了港，就进了家，就有了鸡声、犬声，孩子的笑声、哭声，邻里的喧闹声，就有了煮饭的烟火味，炒菜的油烟味，就感觉到了人间无穷无尽的忧烦和欢乐。

春溪湾是个小地方，知名度不高，方圆十里之内，打听春溪喻家，人们可能还知道；再远，许多人就不知道了。因为这里既无特别有名的物产，又无让人能记住的著名人物和奇特风景。一片养生地，一帮作田汉，世世代代就这么平平

凡凡地生活。

山林是屋宇的依托，我们这里的湾大都依山而建，春溪湾也是这样。那些盖着鱼鳞瓦的房子，就像苍郁林子下的黑蘑菇，一丛丛，一簇簇，旺盛地生长着。人，像虫子一样，在这些蘑菇下面活动，进进出出，熙熙攘攘，他们是这些蘑菇的主人。

那些黑色的瓦片，像无数的舌头，舔吮天雨地露，不厌其烦地讲述久远的尘俗故事。遇上雨天，这些“舌头”就更充满了激情，水声哗哗，整个村子都在唱着古老的歌谣。

远处龙山山脉逶迤而来，丘壑纵横，有看不尽的晴翠山岚。后山有层层叠叠的梯土，是各家的菜园。按照风水先生的说法，这里地脉不错。但我没有听说过湾里出过什么有头有脸的人物，最大的也不过是一时发过一些小财，盖了几幢像样房子的小人物，我亲眼见到的几户土财主解放前的生活，其实还抵不上如今普通的农民。

1949年以前，全湾几十户人家全是喻姓，外人也叫我们春溪喻家。喻姓祠堂在一里以外，除了我们湾是喻姓以外，居住在附近的河塘湾、木冲、山边冲的人也都是喻姓，小时候，老祖宗生日那天，我们都要在一个祠堂里吃饭，彼此之间的亲疏只是血缘的代数不同而已。

一个姓氏，不管是大姓，还是小姓，循根追远，都有一个庞大的根系，它的繁衍、迁徙、传承，都是一部不平凡的历史。一个民族是由无数的大小姓氏组成的。大的是大河，小的是小河，无数的大河小河，汇成了泱泱之海，那就是伟大的中华民族。

春溪喻家的老祖宗文雅公，与我相隔七代，他是从何处

迁徙而来，没人告诉过我，我不得而知。小时候，我们的斗笠上都写着“江夏”二字。这样的话，依此寻根，祖先应是湖北江汉一带。长大后，我研究过喻氏族谱，祖先迁徙的过程是先湖北，后江西，再后湖南宁乡，最后落户在春溪。文雅公是喻氏春溪一支的先祖，最早来到这块土地上。

我母亲常跟我提起文雅公带领几个儿子月夜插秧的故事。他一家勤耕苦作，样样事情都比别人做得好。栽秧是个赶季节的农活。当天文雅公的田还是一丘白水，第二天早晨邻居们起来一看，他家的田已栽上了秧苗，一片青绿，不禁惊讶不已。一打听，原来是文雅公带领儿子儿媳和孙子们，趁着昨夜月光很好，连夜把秧苗插了的。

这故事经老辈人的嘴一代代传下来，有点传统教育的意思。在以后的岁月里，我的眼前始终晃动着那水田，那月光，那秧苗，那飘动在月光之下、田野之上的奋斗精神，它们成了先人传递给我的精神财富。

在农村，房屋永远是家境贫富的一种象征，是人生得意与否的最直接最通俗的读本。住在东边老屋的人大都较穷，房子一律都是土砖砌的，门槛是木头做的。住在西边新屋的人中，寄斋十爷在清末民初时期发迹过，骑过高头大马，和刘蓉这样的官宦人家都有来往。寄斋十爷的气魄不算小，他盖起了一些青砖砌的房子，屋脊翘得很高，像个“山”字，叫“山字垛”，檐垛子的墙还刷上白灰，老远就能看见那些耀眼的白色的墙，门槛是磨蹭得锃亮的青条石。天井很大，还有花池，门楣上有匾，窗户上饰有花格。这样的房子人称“花瓦屋”。能起花瓦屋的人肯定手里有银子，腰杆子挺得很直，说话嗓门很大。当时他甚至把老屋的一些房子当成了自家的

马厩。他最发达的时候，家里人持他的铜烟斗，就可以在钱庄借到钱；他儿子结婚时，打着旗箩伞，还请来西洋乐队，很是风光。老屋对新屋只有仰视的份儿，羡慕的份儿。但风水轮流转，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，令人意想不到的，时间不到三十年，寄斋十爷死后，到了他儿子竹桃十三爷和他的兄弟们的时候，家道就败落了，败得一塌糊涂，一批败家子，一批游手好闲之徒，像白蚁一样，很快把这座花瓦屋，从内里蛀空了。我幼年时看到的就是这种颓势，许多人衣不遮体，食不果腹，连起码的体面都没有了。新屋里人的生活，反倒不如老屋的人。新屋已经没有财富和荣誉，剩下的只有那个表面还算漂亮的空房子。

“到新屋去”，“到老屋去”，是常常挂在人们嘴边的一句话。小时候，我和小伙伴们像泥鳅一样，钻遍了湾里的每一个角落。那些角落，只要随便一打听，一翻阅，就会呈现出最底层人的美丽与忧伤，呈现出古老乡村的沧桑传奇。新屋老屋的差别在年代。老屋是翔飞公最初的建业之地，自然要比新屋更久远些，老祖宗的牌位就供奉在老屋的厅屋里，一并排列的还有许多金装的神像和菩萨。大厅屋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四根支撑大厅的大木头柱子，每根的直径两个人都合抱不过来。柱子被烟火熏得黑了。我每每看到那些熏黑了的墙壁，天井里长满青苔的砖石，就感到了历史的厚重，想起祖辈生生不息奋斗的艰辛，想起贫穷中生命的强健。我仿佛闻到了先人呼吸的气息，汗的气息。老屋新屋都是老房子，都是历史。从老屋到新屋，能感受到历史行进的履痕，也能看到历史不同的颜色。这种历史当然不同于北京古老的四合院，也不同于青岛、庐山的老别墅，它是乡村的历史，是作

田汉的历史。我与这些老房子之间，有着血肉相连的关系。我从那些布满蛛网灰尘的老房子中，感知了人性和道义，懂得了勤劳、朴素与诚实，修养了承受苦难的坚忍。我在那间阴冷潮湿的房子里呱呱坠地，走出了第一步，继而走出湾去，开始了人生的漫漫长途。因此，不管岁月如何流逝，湾里的房子发生了什么样的嬗变，我对这些老房子仍极具热情，并心存感激。

房子虽有新屋老屋之分，但整个湾还是一个整体，房屋互相依托，互相勾连，虽然各家都是单门独户过日子，但又互相手拉着手，肩靠着肩，谁也怕谁走散了似的。即使是下雨天，人从东头走到西头，相互串门子，不用打伞，全在厅堂和屋檐下走过。全湾有套简易的排水系统，各家都有天井和沟坑，屋顶的雨水就流到天井和沟坑里，然后通过阴沟流到附近的水塘去。我小时候，经常见到天井里出现乌龟，那时不像现在，见了乌龟就当补身之珍，宰杀吃掉，而是非常珍爱它，这不仅是因为人们把长寿的乌龟当成吉祥之物，而且还因为乌龟经常出没于天井沟坑，是疏浚阴沟最好的义工。

西边新屋的外围有围墙，围墙内外两侧有许多高大的乔木，其中的石櫨树和凿刺树最引人注目，它们长得高大青翠，且木质坚硬，是做家具的上好材料。在儿时，它们引起我们注意的，还是它们枝头每年结出的星星般的果子。石櫨树圆的小果在火里一烤，吃起来很香；而凿刺树的果子紫黑紫黑的，有点酸味。在我们吃水果是一种奢望的童年，石櫨树和凿刺树上结出的野果，无疑成了我们的美食。

湾的屋宇建筑，依就山势，呈眉弓形。进出新屋老屋有几扇大门。遇有强人来袭，几扇大门一关，外人就进来不得。

湾，陈旧又充满活力。它的周围有山场、溪流、水田、梯土。围绕湾的每一口山塘，每一道田埂，每一条小路，每一棵绿树，还有那不绝于耳的鸟鸣，盛开的山茶花和油菜花，挺拔的杉树，秀美的竹林，这一切，我都是那么熟悉，它们成了我生命之初的风景，后来慢慢融入我的血液，我的灵魂，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。命中注定，这里是我的出生地，不管它是贫穷，还是富有；是破败，还是兴盛，我与它都割舍不开。我是风筝，它是放飞风筝的线轴。我在这里度过了童年和少年，这里埋葬过我的先人，是我常常魂牵梦绕的故乡。